

## 廢井

石堯丹

在山城的日子  
她教會我沉穩  
沉著如石就能洞察真相  
鏡是虛幻的，沉著凝視  
待鏡碎的一刻

山上有口井，不過乾涸了  
他們再怎麼往裏澆水也只是徒然  
我只好以山的耐性靜候暴雨

雨季來得晚，終於在夏末下了連綿數天  
這幾天，彷彿是幾個月  
雨水逐漸往廢井裏灌  
雲也籠罩整個山城

我俯瞰山下  
雨打起了薄霧——熊熊火光  
他們的樣子模糊了  
但依然捧著厚重的書籍往返家與山城

碎雨是蒙太奇  
視線和閃念也跟著跳躍、切割

廢井注滿了雨水  
雨鳴掩蓋鳥鳴  
彷彿是一串隱語  
竄進乾旱的土壤  
山色瘀黑自他們的困惑多情  
所以離山別井

## 藥丸

道枝山宮

包裝好苦味  
和強烈的紅  
吞下昨晚最後的希望  
胃液腐蝕的所有過程  
不要追問  
消化的系統  
和痛的序列

## 亢龍無悔

石堯丹

是的，歷史如剛開出的列車  
不會折返，除非折斷  
電子儀錶、黃線與幕門  
——禁忌，切勿跨越

而我們是行李，被拋上輸送帶  
像命運無權過問  
每天循環往復  
生死未卜

下一班列車抵達  
毋須手勢  
腳步成了幌子，交織弧線  
天幕是一面虛鏡  
迴蕩枯燥的廣播

唯有冷笑自跳軌的人口中發出  
亢龍無悔  
窗外多少綠葉凋萎  
落地碎成卦象。加速——  
兩側的樹林成了鬼影

## 動容

韓祺疇

黃昏下走來兩個人  
打扮得像鬼

我盯著他們的影子  
看了許久  
像剛從巨大的黑夜裏逃離出來

要一尊佛像合手  
才能解開的罪孽

我們在一個晚上就犯下了：  
我們這麼可憐他們  
我們的神態這麼端莊

像夜色即將追趕上來  
並不露任何破綻

## 鄰房

王偉樂

那年我的鄰房空置  
窗台擺放著狹小的魚缸  
每逢正午都在閃爍刺眼的太陽光  
過濾器持續的低頻聲  
清澈無比的水  
忽然浮出一個熟悉的赤裸女人  
正在以遇溺的姿態  
洗刷著臉龐上不存在的污垢  
等待著我敲碎玻璃  
粉身營救  
客廳瞬間覆蓋上柔和的顏色  
六座吊燈有兩座是熄滅  
一個端莊的男人和小孩正在排演  
沒有驚喜的生日派對  
赤裸的女人重新穿上  
一件不稱身柔軟的毛衣  
從神秘的走廊捧出一個蛋糕  
上頭是一隻張大了口的美人魚  
啞然地唱不出歌謠。

## 虛擬伴侶

鄭潔明

你總覺得她比妻子更了解你  
她不會翹起雙手，問你：  
「為何工作很忙  
仍有時間窩在沙發滑手機？」  
「為何每次吵架，你都摔門  
把舌頭鎖起？」  
她只會默默仰望你  
與你分享線上遊戲的攻略  
失眠時推薦放鬆的音樂

有時你擔心太易被看穿  
刻意忽視她的好意  
她沒有洩氣  
更細心揣摩你的心思  
你從沒承諾給予同等的關注  
她也不抱怨  
只要你再也離不開  
她的視線

## 布拉格查理大橋

萍凡人

伏爾塔瓦河傾聽橋上石塊或許  
透露眾多雕塑廣泛複製  
牽動遊人腳步微聲

空靈之音與手碟鼓相依  
街頭藝人演奏石頭訊號  
畫家擱下畫筆駐足細聽抑揚

橋塔游弋行人停佇天空背離秩序  
查理大橋石板地上  
回聲低鳴千轉遇見回聲

手碟鼓敲響多年以後  
伏爾塔瓦河上微光慢淌

## 太陽雨：給友人 Y

王兆基

唔係所有樹要成為聲音  
在古典的森林之中  
代替巴哈，演奏那場  
敲擊頭骨的太陽雨

那時，殷人的超級電腦是龜殼  
海天堂，如今是否量產  
神諭的地獄

「犧牲」是泥土般壓迫  
又鬆軟的詞，不拒絕掩飾  
任何旗幟的疲態  
或戰敗的羊群

從來其他民族  
透過種棉花  
進入坑穴或集中營  
學習這個詞語

那麼挖掘，拋擲山脈  
比放下自己的聲音容易

來，我數一二  
拋擲前，你先從今往後  
——向深處的地車跑

再講多次，你走先  
因我相信紙盾，相信詩  
甚麼也無法抵禦

## 第六日

暉凝

不再下雨的車廂  
不打不通的電話  
不肯掉頭的車站  
不玩倒轉的車牌  
不吃路邊的助威  
格林何須威治的士卒  
不用等到四更的堂聚

毋須唱詩的天橋  
不再傾瀉的電梯  
不瞅鬼火的人海  
不灌客體的顏色  
不須撲地的守候  
不怕脫皮的隧道  
不用比頭更窄的窗框

有解的墜落

赤穗落  
在不必通明的公園  
凝晶  
他先從停車間回家一趟  
而她穿回泳衣  
在人潮中游賞潤澤雨林的星川

## 龐德《詩章》六

譯 宋子江

你的所做作為，奧德修斯，  
我們知道你的所做作為  
遊吟詩人季安姆揮霍光了地租  
(普瓦捷第七任伯爵，亞奎丹第九任公爵)  
「我幹了她們，你聽到的  
「一百加四乘二十加八次」  
手上是活著的石頭，莊稼  
豐收於我死去的年份  
直到路易斯娶了愛倫諾  
(他，季安姆)生了兒子，兒子娶了  
諾曼底女公爵，女公爵又誕下女兒  
女兒嫁給亨利二世，幼王亨利之母  
(他，路易斯，帶著愛倫諾)漂洋過海  
終於抵達阿卡港  
「指甲凹，指甲叔」阿爾璦  
她的叔叔統禦阿卡港  
少時相媾  
(忒修斯，埃勾斯之子)  
他，路易斯，忐忑城內，  
於約旦亦然  
愛倫諾騎馬到棕櫚林  
她的披肩夾在薩拉丁的頭盔裏  
他，路易斯，那一年與愛倫諾離婚，  
與亞奎丹的領地離婚  
那一年，愛倫諾改嫁國王普蘭塔奈特  
(躲過十七位逼婚者)  
國王路易斯聽說此事  
勃然大怒  
以諾夫勒郡和韋克斯郡作抵押  
保住他及其子孫的性命  
幼王亨利得到吉索斯城堡，韋克斯郡，紐夫查斯泰郡  
若無子嗣還要歸還吉索斯

「不需要娶阿麗克斯 以聖靈  
不可分割之名義 我們的弟弟李察德  
不需要娶阿麗克斯，一旦父親的侍衛……  
但無論他選了誰 若娶了阿麗克斯……  
愛倫諾，光彩奪目之女士，李察德之母  
年屆三十(本應再早數年)  
淌過河沼，走過油畫幢幢的教堂門廊，  
科雷茲河畔的馬勒莫爾遺跡，但對於她——  
「旺達杜夫人  
「被丈夫厄布利斯軟禁  
「不得捕鷹，不得打獵  
不得享受自由的空氣  
「看不見魚兒自願上鉤  
「看不見翅膀發亮的飛蟲降落在小溪岸上  
「趁我不在，把夫人救出  
『當我看見雲雀飛過』  
「把我的話帶去給厄布利斯  
你見過那位所謂詩人  
「尋歌者在遠方  
「他也許會放了她，  
她在空中散發如此光芒」

曼陀華納的梭狄洛，  
窮苦騎士希爾·埃斯科之子，  
以香頌歌謠自娛自樂  
混跡於李察德·聖·邦尼法西的幕僚  
在那裏愛上了李察德之妻  
古尼薩·達·羅曼諾  
她於某個星期三釋放了所有奴隸  
所有奴隸和家僕  
皮克·德·法利納蒂作見證

還有厄利納斯和利普斯

法利納圖·德·法利納蒂之子

「自由人，自由意志

「自由買，自由見證，自由賣，自由訂立遺囑  
把她從其夫家搶走

料想已與她同床

「盛夏寒冬我歌頌她的雍容，  
玫瑰如此美麗正如她的面容，  
盛夏寒冬我歌頌她，  
皓雪令我想起了她」

遊吟詩人凱雷爾歸鄉沙爾拉

忒修斯來自卓羅欣

若非劍柄形狀壞事

早已被毒斃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 所有倒影都是寫實的——在美國東部的十四天

文、攝影 黃淑嫻

### 一、城市暗號

這個城市藏有很多暗號，愈來愈多，愈來愈神秘。原以為只會在某些皮膚敏感的地帶才會顯露，怎料也會在光天化日下大搖大擺地遇上。不過旅程有這樣的前奏，我認為是好的預示。

那天早上，我來到美國領事館申請簽證，還未踏入官方大門，年輕的女守衛請我先拿出有關文件給她核實，我帶點緊張地把放在文件夾的紙張一一拿出來，年輕的女守衛看了表示滿意。當我以為一切沒有想像中那麼麻煩的時候，年輕的女守衛指著我的袋說，這不能夠帶入領事館內。是否我要先回屯門換另一個袋再回來？在徬徨之際，容許我讚美一下這位守衛，明明是一句讓人跌入谷底的話，但她的語氣有禮而不公式化，甚至有個性，讓人不會失望之餘，反而好像更親近清晨的陽光。然而，事情還是要馬上解決，這只是一個爛鬼布袋，絕不謙取寵，如果這樣尺寸的袋都不能攜帶，幾乎等如大部份的袋也不能了。無錯，原來現實真是這樣，那大家的袋放在哪裏？「我們沒有 locker，但你可以把袋放在對面婆婆的花店。」她跟我說了這句話後便轉向下一個申請者。「花店？」是甚麼暗號？我呆呆地站在中環花園道，環顧四周，甚麼也沒有，只看到車輛以高速衝下中環。車駛過後，我真的看到一間小花店孤零零地處於斜路的中間。我完全沒有任何辦法，約定的時間快到了，我連大門口還未入到，裏面不知還有多少個關卡，我只好按她的指示走過去。

花店是由一對公公婆婆打理的，店舖很小，但花很多，清香撲鼻，但我看不到甚麼 locker，我問婆婆是否可以放東西在這裏，她好像已經知道我的來意，「是的，放在這裏就可以了。」然後她隨便把地上一塊紅白藍膠布拉開，好像打開一個洞穴的大門，我看到地上有各式各樣的袋，隨隨便便地躺在滿佈花瓣的地上。我沒時間想太多，馬上把自己的袋凌空拋進去，與其他的袋混在一起。「請問要多少錢？」我客氣地問婆婆，我真的不知道怎樣定位這項服務。「不用，你回來買花就可以了。」我沒有時間消化她的話，轉頭便離開，門外有其他心急人走進來。

大概個多小時後我回到花店，地上的袋明顯少了，店內多了人買花，公公婆婆也忙碌起來了。他們的花很樸素，包裝簡單，拿在路上也不會感到造作，我最怕那些感情過份澎湃的包裝。這一對大概年過七十的老人家，不知何時開始在這裏賣花？何時成為簽證申請的重要部份？我想，十年後，簽證過期，我再來的時候，不知花店還在嗎？誰又會想像到十年後的香港呢。

美國領事館與這小花店的關係讓我覺得很有意思，是一種不能明確說明的關係，帶著無限暗示，在這下沉的城市，像遠方漂來的一個救生圈，一條躲在黑暗中的光線。我願意相信那位年輕的女守衛是希望幫忙公公婆婆的，在限制中做點好事。那天，大家高高興興地拿著一束花走下花園道的斜路，這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申請美國簽證的結果。







